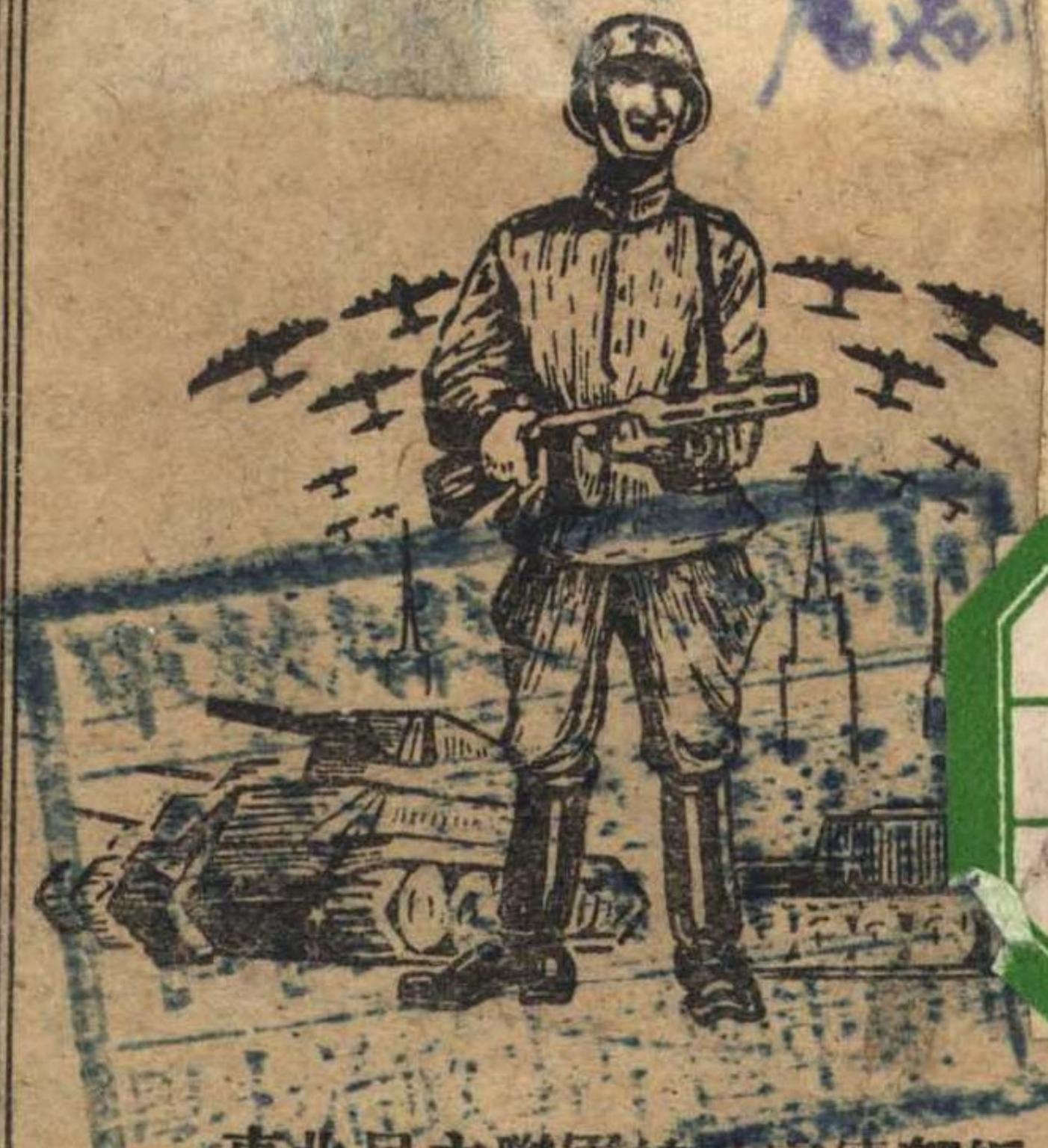
蘇聯英雄連環畫



K83.
4

東北民主聯軍總政宣傳部編

1947.7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2 030 2853 4

蘇聯文藝叢書之一

卡茨庫雄英聯

軍事學院圖書館

東北民主聯軍總政宣傳部編

書號 1947·6·

登錄號

年 月 日入館

前記

（一）

蘇聯紅軍在保衛祖國，粉碎希特勒德國的戰爭中間（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至一九四五年五月七日），創造了無數英勇卓絕的事蹟，湧現出無數英雄主義的人物，表現了蘇聯人民軍隊無比的強大。這些在蘇聯文藝工作者的筆下，曾經隨時隨地被反映出來，描繪出來。其中已翻譯成中文的，也很不少，我們打算陸續選輯一些這類的戰鬥故事和通訊、小說等等，作爲我軍部隊課外閱讀的材料。

爲保衛祖國，反對法西斯而英勇戰鬥的蘇聯紅軍，無論在數量上、質量上、裝備上，都是世界上一支最強大、最優等的軍隊，加上斯大林的軍事思想和戰略戰術的武裝，全蘇聯人民的支援和擁護，終於最後擊敗了希特勒德國，和基本上決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戰

的勝利。蘇聯紅軍是世界上一支眞正屬於人民的軍隊，是值得我們中國人民解放軍應該具備幷加以發揮的。因此，我們出版這類讀書，一方面是爲的提倡在爲人民服務中學習和借鏡的，但她們爲人民服務的精神，戰鬥中的英雄氣概，勇敢堅決，敏捷機智，以及克服困難的頑強精神，等等，都是我們獻身於人民解放事業的

（一）

這一集選的一篇『蘇聯英雄庫茨卡』，是寫他怎樣以英勇和智謀，在抗德戰爭中獲得了紅旗獎章和『蘇聯英雄』的光榮稱號，和寫出了成千成萬的人民對他怎樣崇敬和熱愛的故事。是的，人民英雄，人人尊敬，在我們東北民主聯軍中，像庫茨卡這樣英勇、機智，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的英雄也很多，也同樣受到最高的獎勵——記功和頒發獎章，受到人民的熱愛和尊敬。讓我們一切爲人民服務的戰士都像庫茨卡這樣的英勇和機智，都作人民功臣，受到人民的尊敬吧！

東北民主聯軍總政宣傳部

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五日

China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蘇聯英雄庫茨卡

S·玻索夫

在一座烏克蘭的大村莊裏，燈光照亮着。房間裏很擁擠。一群充滿生氣的房間被搖曳的煤油起。新補充的戰士中有個機關槍手庫茨卡，他是烏茲別人，曾經參加過伊朗戰役（註二）。

『我說，庫茨卡，給我細講一講伊朗吧。』有人要求。

庫茨卡是個瘦削的，黑皮膚的人，中等身材，眼睛靈活。他站在房子中間，聳一聳肩膀。

『伊朗，……』他說：『那地方有什麼講頭呢？我們自己的烏茲別克比那好多了。我們建築了一條運河。你們聽見過斯大林弗哈納運河嗎？』

「誰沒有聽見過！」

「那水呵……」庫茨卡繼續說：「建築那條運河我也參加了。我是灌溉河工人。是的，我做兩三個人的工作。……」他擺動雙手，好像拋一鏟泥土。『是的，十六萬人參加了建築那條運河。它幾乎有三百公里（註三）長。不壞吧，嗯？……』

他摘掉皮帽子。他的黑髮被汗弄濕了。——他由于自己的敍述而激動，臉紅起來。他記起載運泥土的無盡長的汽車、卡車和大車的行列。一層層土的濃慕蓋在路上，它升得這樣高，幾乎遮住了太陽。一道道金色線條穿過灰塵，吻着飄盪在集體農莊莊員蓬帳頂上的旗幟，那些集體農莊莊員都是來建築運河的。人們在工作之餘就彈奏樂器。卡車載來了香瓜、西瓜，女人們帶來甘美的葡萄。烟火在河床上升得老高。

「我們萬歲！布爾塞維克！」庫茨卡繼續說，全神

貫注在他的故事中。「我是從「布爾塞維克集體農莊」跟我們工作得一樣漂亮，他們用呼喊回答我們的問候：「萬歲！」萬歲！……我確實參加了工作！」

庫茨卡的聲音突然破碎了，好像自我裁判地作結束：「但是我沒有參加到運河完工。我得了病，被一輛救護車載到醫院去了。」

「是的，沒有人否認你們的人在那裏做了一件漂亮的工作。」戰士福玫夫讚賞地說，然後把手放在庫茨卡的肩上：「你在建築運河上做得很好。在戰場上同樣打得很好，我相信。」

×　×　×

庫茨卡的童年時代是不幸的。他記不起他的雙親。他出生剛七天，他的母親就死了，他的大姊姊在同一時期生了個孩子，就養着他姊姊的奶餵他。過不好久，他的父親也死了。他的姊姊就成了母

親，他的姊夫阿梅特夫，一個雇農，也就成了父親了。

育他，那是在一九一八年。阿梅特夫當時只能免强度日，但一起玩，一個有錢人的兒子譏笑了他。他打了那個孩子一那孩子的父親到阿梅特夫家警告他：

它會使你致富，倘使你救了一個孤兒，他將致你死命。」

將來都會像正直人那樣開始生活的。」

庫茨卡的生活吻合了阿梅特夫的預言。

在他一開始自己謀生活的時候，他當了牧羊童。

有一次——庫茨卡八歲那一年——他跟同樣年歲的幾個孩子在

「一個孩子有顆無知的心，但是我不是孩子。我的兒子和養子

但他仍然裝

記耳光。

「倘使你救了一隻羊羔，

China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一羣羊和無邊的草原。炎熱的白天和寒冷的夜晚。坐在火堆旁聽牧人講奇異的故事，那是多麼愉快呀！一個見過福龍芝英雄（註四），而且喜歡講述他的行爲。

在那些日子裏，土匪（註五）出沒在烏茲別克斯坦，擄掠和殺戮行人。土匪蹂躪了大地。田地慢慢荒蕪，野草叢生。地，火光的紅燄燃亮了鄉村。

『我們的生活像從被擄掠過的村子裏冒起的烟，』那個牧人敍說。『于是福龍芝將軍到我們這一邊來了。他的頭上尖頂帽正合英雄身份。背上却是一個紅軍小兵的大衣。他騎着一匹栗色馬，前額有個白星，馬頸上鈴鐺釘玲作響。福龍芝不是單身來的——跟他一同有一支數不清的軍隊。

『福龍芝將軍對窮人說：『我是列寧和斯大林派到你們這裏來的。你們自己一定要變

成土地、水和自己生命的主人。」

『人民覺得他講的是眞理，他們重新集合在他的周圍。

『但是土匪打進他的一個部隊，爲的好像蛆虫那樣從內部吞滅它。但是福龍芝的眼睛尖，他能夠看得遠，看得寬。他說：

『『你可以把棉線染成一百種不同的顏色，但是終歸變不成絲線。』」

『福龍芝決定從根拔除這個禍害。他給了那支土匪打進去的部隊一個命令，到另外一個城市去整編。所有靠不住的份子都要解除武裝。

『阿混生，一個有善狐子野心的人，是那個部隊的指揮員。他帶了十四個衛隊來見福龍芝。他們手執槍機，準備隨時扳動它們。

『但是福龍芝溫和地給他們講話，好像什麼都沒有覺到。』坐

下，」他用鎮靜的聲音說。他們坐下，只是不坐在他的旁邊，坐在桌子對面。福龍芝說：「我命令你們立刻離開。」但是阿混生回答：「我不！」于是福龍芝將[illegible]伸手向他說：「放下你們的武器！」阿混生跳起來，拔出他的手槍，指着福龍芝的胸膛……』

『他殺了他嗎？』庫茨卡用恐懼的聲音問。

『那些衛隊也拔出手槍，』牧人繼續說：『福龍芝逕直看到阿混生的眼裏，平靜而堅決的重覆說：「放下你們的武器！」突然間，阿混生的眼中消失了生命。握槍的手顫抖了。他把武器擲在桌子上。』

牧人結束了他的故事。夜偷偷覆蓋了草原。星星掛在低空。火堆已快熄滅。牧人們都因夜間來臨而回去。那個講故事的牧人也準備去睡覺，但是庫茨卡走近他悄聲地問：

『福龍芝只是看了看他，就用眼光征服了他嗎？』

牧人回答：

「福龍芝將軍的眼裏映出真理，但在阿混生的眼裏却寫着欺詐。虛僞總是在眞理面前低頭的……」

庫茨卡一直記住那位老牧人的話。在一個集體農莊當馬夫的時候，以及稍後當石匠的時候，他堅決握住眞理，他從來不怕在人們的面前講眞話。

誠實變成他的生命中的金科玉律。在建築斯大林弗哈納運河期間，他特別明確的宣告了他的態度。庫茨卡常常用福龍芝的例子對那些落在後面的人說：

「福龍芝將軍不怕阿混生的手槍，你們還怕一鏟泥土嗎？」

這一年秋天那條偉大的運河落成了，被人民把斯大林的名字冠在前面。以後，庫茨卡就應召入伍。一年後他參加了芬蘭戰役，他堅忍的經受了戰爭的攷驗，當他從前線歸來後，已經成爲一個老練

的戰鬥員了。他看見了死亡的面貌而且嘲笑死亡，因爲他是爲眞理而戰爭，而眞理是不可戰勝的。

×　×　×

尖嘴的風刮了一整天，到晚上轉成爲暴風雪。漆成白色的坦克出發去夜襲。風刷去了履帶壓出的痕跡。

它們是要掃除一個被敵人作爲堅固據點的大村莊。坦克若是粉碎敵人的火力巢，步兵就在坦克掩護下，在黎明時向那個村莊發動攻擊。

一群觀察手在夜晚被派到側翼去觀察，雇茨卡也在其中。他在雪地裏掘了一個洞，伏在裏邊。暴風捲起成堆的雪在他四周旋舞，把他陰蔽起來。

坦克在不遠的地方作戰。雇茨卡凝神聆聽。他可以聽出蘇聯機關槍的開火聲音。地平線變成一條火線——村莊的草屋頂是燃着了。火光這樣強烈，以致他沒有覺察到天色已經破曉。

他覺着飢餓。他的袋子裏有片麵包。他決定不吃。他怕最輕微的動作可能暴露目標。德國人自然也在同樣尖銳的觀察着。

庫茨卡的黑眼睛注入黑暗。一輛坦克開足速率向他駛來。雖然還有一段距離，他就辨認出了車上的紅星。『那是我們的坦克中的一輛！……』大砲和機關槍不斷地射擊着。那輛坦克爲什麼要在突破敵人防禦後跑回來呢？

『許是回來添燃料的，』庫茨卡斷定。

德國的反坦克炮在貼近的什麼地方開了火。炮彈一個比一個更近的落向那輛撤退的坦克，但是它用熟練的駕駛避免被擊中。

『這是好樣的！保持下去啊！』庫茨卡讚賞地喃喃自語。『別被擊中呀！……現在！……快呵！……』

但是炮彈的爆炸更接近坦克。射來一枚致命的炮彈，于是那輛

坦克突然停止了。

一群法西斯蒂從他們的壕溝裏跳出，向那輛殘廢的坦克衝去。坦克裏毫無動靜。

『他們通通打死了嗎？』一庫茨卡焦急地想：『還是沒有彈藥了呢？最好我去幫助他們一手。』

他正要從掩蔽壕裏爬出來，但第二個想法馬上止住了他。他不能離開那地方；這樣做是有勇無謀的行爲，法西斯蒂的第一顆子彈就會結果了他。

其時德國人快接近坦克了。下一分鐘坦克和它的全部人員就會落在他們手裏。

『我必須幫助它！』他下了決心。『這是給你們的禮物！……』

法西斯蒂像狗吃屎地倒在雪裏。他又射出一排子彈。

猛烈地發射出一排子彈。

China

茨卡清楚地聽見重傷者的呻吟。庫茨卡受傷的德國人帶着驚慌從坦克附近退下來，狂亂地喊叫着。庫來了。好些人爬在蓋雪的田野裏永遠起不的彈藥吧，最好在德國人射擊你以前換一換地方……。』

乘德國人困惑的時機，他從雪堆裏爬行出來，飛快地爬到鄰近一個小丘的小樹叢裏。德國人又一次試圖冲向坦克，但這一次他們謹愼四望，生怕那挺神秘的湯姆機槍又向他們開火。庫茨卡沒有等待好久，在他們爬近坦克以前，他的湯姆機槍開始向他們猛烈發射，又把他們打倒在地。

就這樣一小時一小時過去，道留一道血尾在雪地上。庫茨卡從他的小樹林後繼續獵取他們。敵人在白天許多次以圍執的堅持企圖接近失去戰鬥力的坦克，但是每一次庫茨卡都用致死的火力掃射他

China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